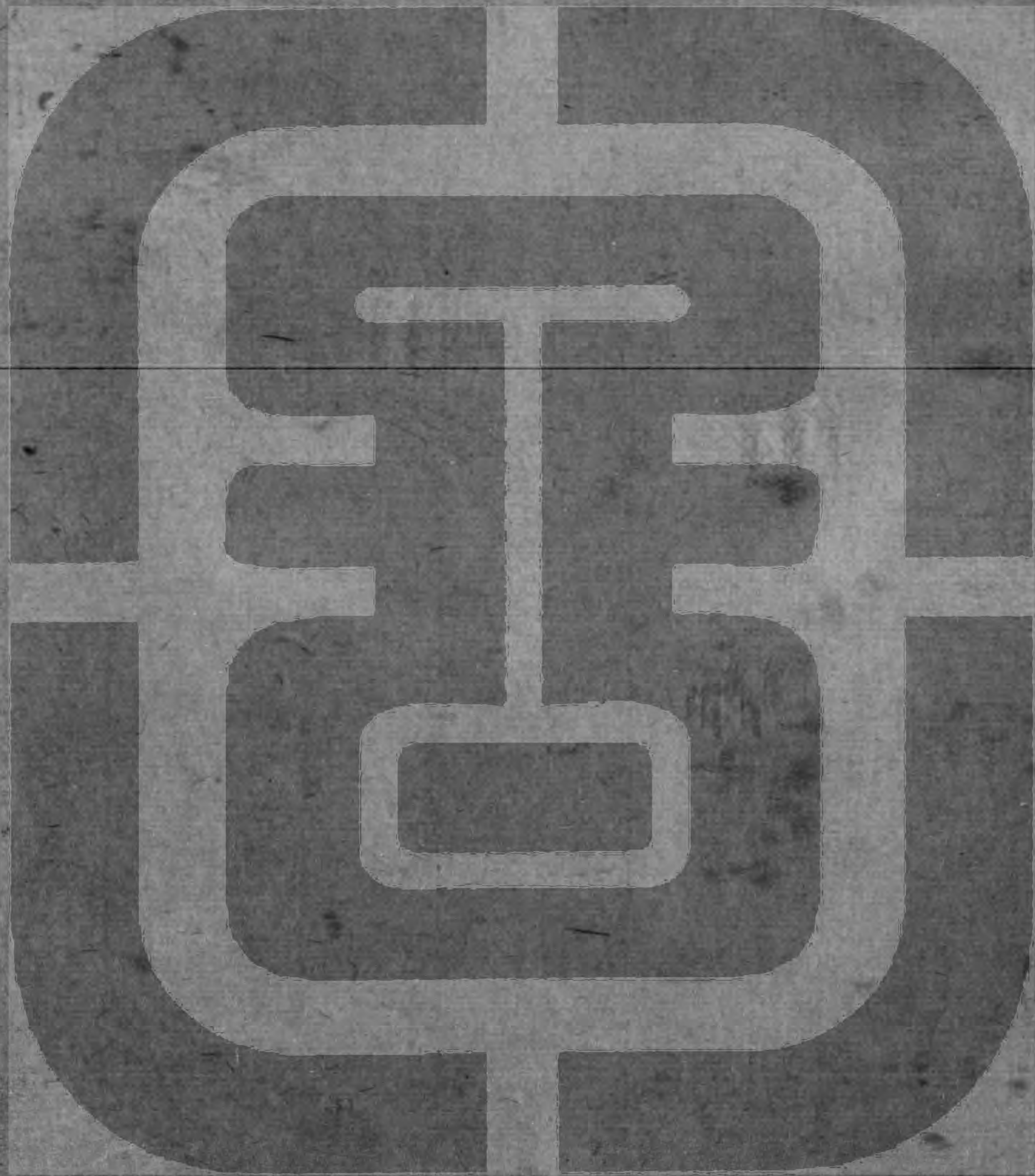


61375

218



禮記訓義

樂記

莊敬恭順禮之制也

坤也者地也以敬為德以順為道故言敬以直內而
 莊舉矣言坤道其順乎而恭舉矣外貌斯湏不莊不
 敬則易慢之心入而臨之以莊則敬矣是外莊則內
 敬也貌曰恭恭近於禮而禮又極順焉是外恭而內
 順也禮以地制莊恭乎其外敬順乎其內則因物以
 裁之而已有不為之制乎易曰巽德之制表記曰義
 者天下之制蓋巽不主一節因物而已義不主故常
 度宜而已禮之因物節文以從宜亦何異此禮之制
 先莊敬後恭順禮之教先恭儉後莊敬何也曰責難

之謂恭閉邪之謂敬其教則閉邪後於責難其制則德先於道故其異如此言樂則情而後官言禮則質而後制者蓋司何末者也官探本者也樂之情則易流而已無官以主之或至於忘本此官所以後乎情禮之質則樸素而已無制以裁之或不足於華藻此制所以後乎質

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

均是樂也施於金石樂之器也越於聲音樂之象也均是禮也用之宗廟社稷內祭之禮也事乎山川鬼神外祭之禮也禮運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始也擗豚行尊而杯飲奠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敬於是神由是觀之金石聲音雖主乎樂而禮在其由

官大司樂分樂而序之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此樂施於宗廟社稷山川鬼神者也於器舉金石則絲竹之類舉矣於象舉聲音則歌舞之類舉矣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地示人鬼之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血祀祀社稷五祀五嶽以狸沈祭山林川澤以鬯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裸饋食祠禴嘗烝以享先王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北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

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此禮施於宗廟社稷山川鬼神者也凡祭祀以天地宗廟爲大日月星辰社稷五祀五嶽爲次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山川百物爲小於大祭祀舉宗廟則天神地示之類舉矣於小祭祀舉山川鬼神則風雨百物之類舉矣書曰禋于六宗類于上帝則用之宗廟社稷矣望秩于山川則事于山川矣徧于群神則事乎鬼神矣神無方也在天所謂天神在入所謂乃聖乃神在鬼凡所謂鬼神是也然則謂之山川鬼神者其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者之謂歟禮器曰夫政必本於天殷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殺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于山川之謂興作降于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禮行於郊而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

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若禮樂用之宗廟則仁義而孝慈服用之社稷則殺地而百貨極事乎山川鬼神則興作制度而百度正凡此無非爲之政治而與民同者也論倫無患至於莊敬恭順者禮樂之本先王之所以與人異及夫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之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者禮樂之用先王所以與人同不以所異者與人不以所同者處已夫是之謂議道自己置法以民然則記禮者先宗廟後社稷周官先社稷後宗廟何也曰社則五土之神生物之主者也稷則五穀之神養人之本者也宗廟則祖妣所居族類之本者也周官先社稷後宗廟以位左右序之記禮者先宗廟後社稷以本仁義序之於宗廟社稷言用以見事於山川鬼神言事以見用

互備故也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

不有王者之德而有王者之位不敢作禮樂焉不有王者之位而有王者之德亦不敢作禮樂焉故孔子有德無位於禮不敢作也執之而已於樂不敢作也正之而已況其每下者乎蓋功不至於鳧駝馬不可以言成治不至於既濟不可以言定王者德位兼隆於天下雖有可以制作之道必適乎可以制作之時故禮雖可以義起必待乎治定樂雖可以理作必待乎功成此周之禮所以備於內外之既治而樂所以聲於無競惟烈之後也揚子曰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不其然乎王通嘗謂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禮矣四靈以為畜則王土有可以作樂矣是雖拘之三十年不猶愈於齊魯二王期之以百年邪漢去二代雖近然兵革未偃於天下遽起綿蕪之制其為習亦疏矣然則如之何而可宜莫若效周公所為而已中庸言非天子不敢作禮樂此特言王者天子以德王者以功故也

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者其禮具千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

功有小大治有詳略功大者其樂備治辨者其禮具周之興也作樂合乎祖而謂管備舉樂之所以備也烝畀祖妣以洽百禮禮之所以具也蓋全之之謂備小備之謂具祭義曰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荀卿曰始終具而聖人之道備是具於備為微備於具為全也聲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旌謂之

樂然則文武之舞不全非所以為備樂也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然則腥熟之薦不兼非所以為具禮也周官以六代文武之舞為大合樂禮運以血毛腥熟合亨為禮之大成則備樂具禮於是觀矣變具禮為達禮者禮不具不足為天下之通禮故也古者之舞有以干配戚者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是已有以干配戈者春夏學干戈是也有兼而用之者干戈戚揚是已干則朱飾之盾也有扞蔽之材而仁益之意寓焉戚則玉飾之斧也有剛斷之材而仁壽之意寓焉彼其於武舞之器如此豈非有武事必有文備之意歟今夫冕而摠干以樂皇尸而天下樂之者天子之所獨而人臣無與焉惟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魯得以用而祀之然則隱公考仲子之官

春秋之誅耶對而言之其言備禮言具散而言之樂亦可謂之具詩曰樂具入奏是也禮亦可謂之備經曰禮備而不偏是也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

五帝體天道而官天下故以帝號而同乎天三王盡人道而家天下故以王號而應乎人蓋三月成時三十年成世時則陰陽運量有法度存焉天之所為也世則前後推遷有歷數存焉人之所因也五帝傳賢同乎天而殊時非不用禮也而莫尚乎樂樂由天作故也三王傳子應乎人而異世非不用樂也而莫尚乎禮禮因人情為之節文故也詳而求之伏羲之扶來神農之下謀黃帝之咸池堯之大章舜之大韶皆

因時作之以象成而已惡得而相沿夏后氏之禮尚質周人尚文商人文質之中皆因世制之以從宜而已惡得而相襲顏淵問為邦孔子告之以夏時商幣周冕之禮有虞氏韶舞之樂語樂於帝語禮於王亦與是相為表裏矣觀孔子之論五帝以謂法始乎伏羲著於神農而成於黃帝堯舜蓋嘗詳之於易矣孔安國以唐虞預五帝則是以少昊顓帝高辛為之不知奚據而云是亦不求聖人之意也

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

樂由陽來而主乎盈不期極而極焉禮由陰作而主乎減不期粗而粗焉樂極矣而不以反為文則真豫而已能無憂乎禮粗矣而不以進為文則真履而已

能無偏乎及夫敦樂而不偷則適吾之性何一變之有禮備而不缺則情文俱盡何偏之有今夫樂道極和禮道極中極和則樂而不憂極中則正而不偏致中和以位天地育萬物者大聖人之事也自非以禮樂合天地之化育物之產者疇克爾哉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

天高地下尊卑莫矣禮所以為天地之序也萬物以殊小大分矣禮所以為天地之別也流而不息陰陽運矣樂所以為天地之和也合同而化形質易矣樂所以合天地之化也在易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豈不為禮制行乎在記陰陽相摩天地相蕩而百化興焉豈不為樂之興乎禮以相敬為異必

資制而後行樂以相親為同無所資而自興故於禮
之行言制而異於樂之興也會而言之如此通而言
之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則禮非不可以言興樂
行而倫清則樂非不可以言行天高地下以位言天
尊地卑以分言流而不息以氣言論而不息以文言
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
春則物作而始之天造草昧之時也秋則物斂而實
之人為輔成之時也夏則物出而相見人道之戒也
冬則物藏而相辨天道之復也自春徂夏為天出而
之人所以為仁自秋徂冬為人反而之天所以為義
蓋樂由陽來而仁近之仁陽屬坊也禮由陰作而義
近之義陰屬故也仁主乎愛而樂合之義主乎敬而
禮合之豈不仁義禮樂之近也哉

非仁也義近於禮而禮非義也仁義禮樂不行
樂非仁義不立此荀卿所以言仁義禮樂其致一也
凡此論四時之仁義為然若夫語仁義大全豈止近
禮樂而已哉孔子以人而不仁如禮樂何合而言之
也與言堯舜之道孝弟同意孟子以禮節文仁義而
以樂樂之別而言之也與言孝近王弟近霸同意莊
周謂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雖退
而賓之可也彼豈以仁義禮樂為不美哉誠欲慄慄
為天下渾心而已鄉飲酒義以天子之立左聖鄉仁
右義背藏配四時之序與此異者彼主鄉飲酒之禮
言之非別禮樂而言故也

禮記訓義

樂記

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

樂極和而有以惇之未必能統同禮從宜不有以別之未必能辨異天法道者也有人法地者也神由天道而無方非樂之負而神不足以率之鬼由人道而有歸非禮之方以智不足以居之率則有循而体自然非有以強之也居則有方而止其所非有以行之也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而其從天地如此亦各從其類故也樂陽也主於率神以從天而鬼與焉禮陰也主於居鬼以從地而神與焉莊子以鬼神守其幽為樂禮器以順於鬼神為禮然則禮樂之用豈不殊事而

同道哉

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天以至陽而職氣覆地以至陰而職形載樂由天作
而至陽之氣存焉禮以地制而至陰之形存焉聖人
職教化者也為能因陰陽以統形氣故作樂以應天
制禮以配地蓋樂有聲而無形作之以應天則聲氣
同故也禮有形而無聲制之以配地則形体異故也
禮樂明矣而不昧備矣而不偽非徒足以官天地天
地亦將為我官矣聖人始而應配之以成位終而官
之以成能肅詎知禮樂非天地耶天地非禮樂耶苟
卿謂聖人清其天君以至養其天情則天地官而萬
物役矣是雖非主禮樂而言要之為聖人之事一也
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則而一言之禮樂明備天地

官矣合而言之聖人制禮作樂而天地官者作者之
事也大人舉禮樂而天地昭者述者之事也言天地
官則天地雖大亦受於禮樂矣言天地昭則天地雖
幽亦不能匿其情矣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

分無兩隆有尊必有卑位無兩盛有貴必有賤貴以
高為本賤以卑為基是高卑以天地尊卑而後陳貴
賤以君臣定而後位言定則知位為辨言位則知定
為分分位不同禮亦異數此君臣所以別於朝廷貴
賤所以別於天下也然卑高者位之積貴賤者位之
享貴以卑而後形故言卑以蔽貴賤以高而後顯故
言高以蔽賤詩曰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蓋穆穆者王
德之容皇皇者君德之容穆穆而後皇皇貴賤之序

也宜君而後宜王卑高之序也與此同意然君可以言貴貴不必皆君也臣可以言賤賤不必皆臣也故於君臣言尊卑於貴賤言卑高以別之天尊地卑自然之分也天高地下自然之位也易言乾坤此言君臣者易以乾坤為首禮以君臣為大故也
動靜有常小大殊矣

天道成規其常在動地道成矩其常在靜以動為常無小而不大凡物之所謂大者皆麗焉以靜為常無大而不小凡物之所謂小者皆麗焉因其大而大之因其小而小之則大小殊矣然則禮豈不為天地之別乎禮者天地之序序故群物皆別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如此而已變易之剛柔斷言小大殊者此主禮有小大言之異乎易主乾坤而言也動靜

者常小大殊者禮也一動一靜天地之間者禮樂由是觀之禮由陰作雖主乎靜未始不動樂由陽作雖主乎動未始不靜經曰禮動於外樂由中出故禮不其然乎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性命不同矣

天地之間有域者必有方而方不能無類聚有生者必有物而物不能無羣分蓋獨陽不生獨陰不成相辨以成體相與以致用相辨以成體則陽與陽為類凡非陽類者斯垂而不親陰與陰為類凡非陰類者斯離而不合故乾位西北至陽也震坎艮之陽也坤位西南至陰也巽離兌之陰聚焉豈非方以類聚邪揚雄謂人人物各由厥彙是也相與以致用則陽物不能無偶分之以羣乎陰陰物不能獨立分

以羣乎陽則天地以道相際山澤以氣相通雷風以聲相搏水火以性相逮豈非物以羣分耶揚雄謂分羣偶物是也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豈天地使然哉各因性命不同而已禮之道以敬為體而有以相辨以和為用而有以相與使天下之衆萬物之繁靜安性命之理動安性命之情亦何異此言性命不同不言吉凶生者易原吉凶所生以同民患禮推性命不同以辨名分故也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在天成象則凡物有象者皆資成焉非特日月星辰之垂象而已在地成形則凡物之有形者皆資成焉非特山川草木之流形而已象成而上形成而下暉之本數條之末度數

非天地之別乎在禮繼之天地

者易真而神禮方以智故言妙於易言粗於禮

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爚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樂之道形而為天地氣而為陰陽天地聲音形體也待

陰陽而後變化陰陽聲榮衛也待天地而後流通攻

地氣不上隣則肅肅之陰何以出乎天天氣不下降

則赫赫之陽何以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一上一下

陰陽所以相摩也一先一後天地所以相蕩也相摩

與易言剛柔相摩莊周言木與木相摩同意相蕩與

易八卦相盪大玄言歲歲相盪同意蓋陰陽之氣運

行乎天地之間其相薄也感而為雷激而為霆其偏

勝也怒而為風和而為雨露霆以震之凡物之有聲者莫不鼓矣風雨以潤之凡物之有心者莫不奮矣一虛為春夏一吸為秋冬四時之行也有以動化之或循星以進退或應日以死生日月之運有以煖炁之如此則一寒一暑一晝一夜而百昌之化興焉然則樂有不為天地之和邪莫神於易莫明於禮微之而為乾坤顯之而為禮樂其所以同異詳略亦指為表裏而已煖之者日也月亦預焉潤之者雨也風亦預焉相須而成故也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

禮傾天地之情非特與之同節而已實天地之亨樂傾天地之情非特與之同和而已實天地之和

羣物皆別男女無辨則亂升禮失其別故也列子曰

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然

則化不時則不生有不本天地之情邪易曰男正位

乎外女正位乎內天地之大義也然則男女無辨則

亂升有不本天地之情邪蓋天地之情去心以感物

於卦為咸存心以及其道於卦為恒咸言男女之感

彖曰天地感而萬物生順言男女之常彖曰天地之

道常久而不已由是觀之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

人事者以天地化不時則不生以天地明人事也男

女無辨則亂升以人事明天地也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燧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

窮高極遠而測深厚

禮樂之道達神而天之有以極乎天之所覆觸地而

田之有以蟠乎地之所載與陰陽凝其化行之於無
止與鬼神即其靈通之於不窮窮高極遠其運無乎
不在也測深與厚其至無乎不察也由是觀之禮樂
之道其可以方体求耶昔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
野充滿天地包裹六極上極乎天下蟠乎地也陰陽
調和流光其聲行乎陰陽也鬼神守其幽通乎鬼神
也動於無方居於杳冥窮高極遠而測深厚也言樂
如此則禮可知矣窮高極遠况下且近者乎測深與
厚况淺且薄者乎極乎天蟠乎地者禮樂也上際於
天下蟠於地者精神也測深極遠者禮樂也鈎深致
遠者著龜也莊周以明道故言精神易以窮神故言
著龜記言人道而已此所以詳於禮樂歟

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

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陽者其道為乾，一陰者其道為坤。蓋生於子成於丑而乾位亥前，故所知者太始生於子成於未而坤位未後，故所作者成物。然太始形之始未離乎象，成物器之終未離乎形。乾能知太始不能著其微而顯之著其微而顯之者樂也。坤能作成物不能居其所而有之居其所而有之者禮也。樂以陽來以天作凡在天成象者皆資之顯焉。豈非著太始之意歟？禮以陰作以地制凡在地成形者皆資之居焉。豈非居成物之意歟？太始之道也。尊而不親成物，母道也。親而不尊樂尊而不親太始待之以著自形而上言之禮親而不尊成物待之以居自形而下者言之凡物以陽顯以陰晦以陽流以陰止樂陽以顯故言著與樂著萬物之理同禮陰以

止故言居與禮別宜居鬼同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天地之道樂著太始禮居成物禮樂之道也言樂著太始則禮之所著者太一也故曰禮必本於太一言禮居成物則樂之所居者化物也故曰和故百物皆化不言太初而言太始者有初然後有始太初氣之始也太始形之始也形之始故可得而著氣之始則未形孰得而著之邪

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

乾則自疆不息坤則至靜德方天確而動故其運不息著不息者樂之所以冥乎天也地實而靜故其運不動著不動者禮之所以冥乎地也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萬物之情非動則靜而禮樂之樂土動也

出則靜矣禮主靜交乎下則動矣萬物類於大地之間或類聚或羣分域動者有時而靜域靜者有時而動一動一靜而不主故常者無適而非禮樂也非聖人知禮樂之情其孰能究此故此繼之聖人曰禮樂云然則禮樂有不為天地之父母聖人有不為禮樂之君師邪言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與易闢戶謂之乾闔戶謂之坤同意一動一靜天地之間與易一闔一闢謂之變同意樂主於著未始不居莊周言咸池之樂曰居於窈冥是也禮主於居未始不著此言著不動者地是也

禮記訓義

樂記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

賸天地之和莫如樂窮樂之趣莫如琴蓋八音以絲

爲君絲以琴爲君而琴又以中彈爲君所以禁淫邪

正人心者也洞越練朱之制雖起於犧農而作五絃

以歌南風合五音之調實始於舜而已爾雅釋樂宮

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抑蓋

宮音重而尊商音明而敏角音約而易制徵音泛而

不流羽音渙散而抑被之五絃之琴則五音無適不

調矣舜以之歌南風亦不過詠父母生養之德以解

吾憂而已何以明之凱風美孝子之盡道南陔美孝

子相戒以養况舜之孝人足以配天至足以配地其
歌南風之意亦誠在此豈特解民愠阜民財而已乎
且南風者生養之氣琴者夏至之音舜以生養之德
播夏至之音始也其親底豫而天下化終也底豫而
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古人所謂琴音調而天下治無
若乎五音其在茲歟揚子曰舜彈五絃之琴而天下
化傳曰舜彈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堂而天下
治自非能樂與天地同意何以與此然則舜為南風
之歌其興也勃焉紂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亦足
監矣由是觀之五絃之琴以應五音蓋不可得而損
益也聲存而操變則有之矣後世振竒好異之士或
記陶唐氏有少宮少商之調或託周王有文絃武絃
之名因益之為七絃以應七始之數其說蓋始

書而曼衍於左氏國語是亦知琴書之在也
聲六律八音而無七始豈為左氏者求其說不傳而
遂傳會之邪

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
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孰然後賞之以樂

昔舜使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以為樂正重黎又欲
益求人舜謂之曰聖人為能知樂之本而夔能和之
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遂命典樂教胄子八音
克諧無相奪倫信乎夔之達於樂矣舜君之聖者也
作琴歌南風所以合乎天夔臣之明者也制樂賞諸
侯所以合乎人和同天人之際而無間此所以醇天
地育萬物和天下也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天下
無道禮樂自諸侯出舜之時大道之行久矣禮樂不

自諸侯出而自天子故諸侯有德天子得爲樂以賞之非剛克之道也以柔克遇之而已與詩彤弓錫有功諸侯稱天子同意夫德者性之端樂者德之華德盛於內而日新教尊於外而日隆則人和於下矣五穀種之美而以時孰焉則大地之和應於上矣人和於下天地應於上則德教治而民氣樂其賞之樂以彰有德不亦宜乎與經言民有德而五穀昌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同意且變之爲樂薦之郊廟鬼神享作之朝廷庶尹諧立之學官天下服近足以儀覽德之鳳凰遠足以舞難馴之百獸豈特賞諸侯而已哉彼然而言之者因歌南風而發亦見賞以春夏之意也祭統發爵賜服必於夏禘以順陽義意協於此然賞諸侯以樂前此無有也後此則因變而已故以始制

言之此後世所以推爲樂祖而祭之豈自宗獻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舜賞諸侯之樂雖無經見其大致亦不是過也此言德盛而教尊文王世子言德成而教尊何也易不云乎成言乎艮終萬物始萬物莫盛乎艮成德則終始無虧盛德則終始惟一德成而教尊世子之事也德盛而教尊諸侯之事也文王教世子以禮樂將以成其德故以德成言之天子賞諸侯以樂將以崇其德故以德盛言之及其成功也均謂之尊不亦可乎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周官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小胥巡舞列經曰行其綴北行列得正焉蓋位則鄣也所以爲綴列則侑

也所以爲行正之以辨其序巡之以盡其慢則治民
勞者鄭遠而佾寡德殺故也治民逸者鄭短而佾多
德盛故也非故不同凡各稱德而已天子之於諸侯
生則旌以舞沒則表以謚觀其舞之行綴足以知臨
民之德聞其謚之異同足以知爲治之行然則爲諸
侯者孰不敏德躬行以法天下後世爲哉夫舞所以
節八音八音克諧而樂成焉故舞必以八人爲列自
天子達於士降殺以兩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
大夫四士二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賜魏絳以
一八用是推之服虔所謂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
四八士二八不易之論也然則舞行綴遠豈六佾舞
舞行綴短豈四佾舞杜預謂凡天子諸侯大夫士之
舞一列遞減二人至士四人而止豈復成樂舞邪

衰道微禮樂交喪於天下諸侯僭天子者有之天子
僭諸侯者有之及其甚也大夫不僭諸侯而僭天子
陪臣不僭大夫而僭諸侯魯公初去八佾獻六羽諸
侯僭天子而知反正者也季氏舞八佾於庭大夫僭
天子而不知反正者也彼豈知舜以樂舞賞諸侯之
意哉言舜樂始歌而終舞者蓋樂者天地之和也溢
乎心而以歌聲之充乎體而以舞容之永歌之不足
則不知手之舞之則歌爲樂之端舞爲樂之成書謂
琴瑟以詠其歌也語謂樂則韶舞其舞也始歌終舞
其樂之序歟熊氏以歌南風爲凱風司馬遷以舞之
行綴爲行綴失之矣然舜之時固有謚矣檀弓以爲
周道何也曰舜時生而有號死或襲之以爲謚不若
周道號謚之有別也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
堯命瞽叟作大章以其煥乎其有文章也黃帝命營
援作咸池以其感物而潤澤之也蓋五帝之樂莫著
於黃帝至堯修而用之然後一代之樂備故曰大章
章之也咸池備矣舜紹堯之俊德而以后夔作韶禹
成治水之大功而以皋陶作夏成湯能護民於塗炭
而澤之故伊尹爲之作濩焉武王以武定禍亂而正
之故周公爲之作武焉是帝樂莫備於堯舜而王樂
至三王無復餘蘊矣故曰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
盡矣此三代之道所以具異乎堯之所謂備也堯曰
大章又曰雲門大卷者雲門樂之體也大章大卷樂
之用也雲之爲物出則散而成章其仁所以顯入則
聚而爲卷其智所以藏堯之俊德望之如日就之如
雲雲門之實也其仁如天大章之實也其智如神大
卷之實也雲門大章大卷堯之天道格于上者也咸
池堯之地道格于下者也韶則舜繼堯之樂也繼其
天道如天之無不覆燾繼其地道如地之無不持載
雖其盛德茂以加於此矣磬又作韶者凡六樂皆文
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而磬居一焉自文之五聲音
之磬之上聲所以紹五聲也自播之八音言之韶之
左音所以紹八音也舜欲聞五聲八音在治忽慨見
於此周官六樂皆謂之大此特言夏大者禮以時爲
大故六樂同謂之大以道別之則禹之本始王道亦
可謂之大矣五帝殊時不相沿樂此特以堯舜言之
何哉曰書斷自唐虞樂斷自堯舜聖人定書正樂之
意也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

一陰一陽天地之道也運爲四時則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散而育萬物則風雨相資而化興焉樂道天地之和而其教與事實體之也蓋寒暑所以生成萬物而風雨又所以輔成歲功也教所以化成天下而事又所以輔成治功也是教者民之寒暑不可不時事者民之風雨不可不節寒暑不時而德伏其能不疾而傷世乎風雨不節而溽苦其能不饑而無功乎以迹求之春誦夏弦春合舞秋合聲以至先王之所著君子之所廣以成教者孰非法寒暑之時邪凡樂之事或以聲展之或以舞正之以至律小大之稱比終

始之序以象事行孰非法風雨之節邪然則先王爲樂法寒暑風雨之治教有時事有節以善民心如此則民之行也未有不象上之德矣在易益之九五上則有孚惠心下則有孚惠我德豈非以法治也善則民之行象德歟若夫以法治也不善則教不時有所謂傷世事不節有所謂無功尚何行象德之有乎易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則象於法爲略法於象爲詳上法而下象之則先王處已可謂詳待人可謂略矣

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

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豕天產也酒地味也豢豕而食所以養陰爲酒而飲所以養陽飲食雖人之大欲不能不速訟陰陽雖人之資養不能不爲寇然則豢豕爲酒所以爲禮非以爲禍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酒生禍亦已大矣莊周謂以禮飲酒始乎治常卒乎亂者此也先王知其然於書有彝酒之戒羣飲之誅於禮有幾酒之察屬飲之禁猶以爲未也又

寓教戒之意於器皿之間彝皆有舟其載有量尊皆有壘其鼓有節爵以角觥以兕以至傷而為觴畢而為解孤而為觚爨而為醜散而為散止而為禁無非備酒禍也故因是為酒禮則饗以訓恭儉爵盈而不敢飲為禮而已酒正所謂共賓客之禮酒是也燕以示慈惠而謂之飲酒酒人所謂共賓客之飲酒是也古之人饗禮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士大夫皆如之禮器曰三獻之介君尊幣而酢焉季孫宿曰得賜不過三獻由此推之孤同子男之君五獻卿大夫下其君之等二獻則一獻之禮非士之燕禮士之饗禮而已一獻之禮其不簡也而賓主至於百拜終日飲酒非不

得醉焉是以華實與器而進為之者止於此先王為禮以備酒禍可謂至矣言士之饗禮如此則自士而上可知也今夫饗禮以仁賓客豈獨備禍邪蓋偽不去則誠不著不足為禮之經故也彼昧是者以賓主百拜為華日吳不飲為過抑何不知先王為禮之意也春秋之時晉侯享季孫宿以加籩之禮鄭伯享趙孟具五獻之籩且焉是以子男之禮享大夫也豈禮意歟此言終日飲酒而不得醉詩言厭厭夜飲不醉無歸者終日飲而不得醉為行饗禮故也不醉無歸為燕同姓故也

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淳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

荀卿曰為之鍾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合歡定和而已蓋酒食禮之物而物非禮也合歡樂之官而官非樂也酒食以合歡則禮之所施樂未嘗不有以通之也知樂幾於禮則樂之所施禮未嘗不有以節之也然合歡以為樂非特樂其情而已必有以象德而形容之也酒食以為禮非特淫其德而已必有以綴淫而亦屬之也在易之需言君子以飲食燕樂酒食合歡之意也豫言先王作樂崇德樂以象德之意也曲禮曰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禮以綴淫之意也先王於事之大者必有禮以哀之於福之大者必有禮以樂之死亡凶札禍滅天事之大者也國敗亂人事之大者也大宗伯皆以凶札哀之所謂有禮事必有禮以哀之也以厭勝之禮親兄弟之國而使之同福祿以慶祭之禮親異姓之國而與之和所謂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也彼哀而我哀之而我樂之哀樂之分雖異情而皆以禮終則禮之分定矣孰謂禮者先王為之以強世哉老氏以為信之薄而亂之首蓋亦有為而言然樂所以象德言樂章德禮所以綴淫又言刑以坊淫者象以象德所以形容之也章以彰之所以著明之也禮以綴淫而使之不縱刑以坊淫而使之不溢相為表裏故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化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聖人之於樂非志於獨樂而已將以為治也顯之為德教可以善民心妙之為道化可以感人深其化則惻隱羞惡之心達而為仁義恭敬是非之心之

為禮智有若泉之始達也感人深則動蕩血脈通流
精神非若水之可測也詩曰宜民宜人語曰節用而
爱人使民以時則入有十等非特民也善民心則
賤者之欲而已貴者不與焉感人深則貴賤雖在
感而風俗或未周焉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是觀之百里不同之風其氣有剛柔千里不同之俗
其習有善惡樂之善民心感人深則至剛之風可移
而為柔至惡之俗可易而為善移風而使之化易俗
而使之變為樂之效如此而先王者之以為教則一
道德同風俗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矣豈非以防
民情而教之和然邪樂行而倫清乎乎移風易俗
下皆寧者此也夫而始之以聖人所樂之情終之心
而王者教之真也

多辭受德... 聖王之樂則移風易俗詩止於移風俗何也曰
詩仁言也樂仁聲也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也深
其異如此雖然風可得而移俗可得而易人之風俗
也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天之風俗也
記之言樂或曰先王著其教或曰君子成其教者蓋
樂之為教著必有驗乎微成必有驗乎虧著其微者
非一世之積故言先王或其虧者非成德者不能故
言君子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
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噤殺之音作而民思愛
嗔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

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
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
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

民生而靜有血氣心知之常性應感起物而動無意
樂喜怒之常情以有常之性託無常之情則心術之
形固非我也實自物而已蓋樂以音變音以民變其
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憂思哀心所感然也噍
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樂心所感然也
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怒心所感然也
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敬心所感然也
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愛心所感然也
流辟邪散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喜心所感然也
也由前則以心論聲而其辭聲由後則以音論民

其辭詳此其序所以不同也摠而論之其音作而民
憂思亡國之音也其音作而民康樂治世之音也其
音作而民淫亂亂世之音也治世之音居亂亡之中
者以謂世治而不知戒不亡則亂矣此記樂者之微
意也今夫肉倍好者璧也好倍肉者瑗也肉好如一
旋而不可窮者環也肉好之音豈其音旋而不可窮
邪樂音謂之狹猶夷狄謂之狹以有禽獸之道也順
成之音則其音順而治狄成之音則其音逆而亂
是故先三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
道五常之行

凡樂生於音而人心存焉凡音生於人心而情性係
焉故其音角者情喜而性仁其音商者情怒而性義
其音徵者情樂而性禮其音羽者情慈而性智其音

宮者情惡而性信則自人有血氣心知之性以至五
者之音作而民應之無非本之情性也蓋樂者根之
人心本之情性其在度數則枝葉而已故求樂必自
五音始求五音必自黃鐘始自黃鐘之長而以黍累
之則別於分寸於寸獲於尺張於丈信於引而五度
審矣自黃鐘之數而以一推之則紀於一協於十長
於百大於千衍於萬而五數備矣然度數之在天下
被之於文則久而必息寓之節奏則久而必絕要在
稽之而已稽之勿疑則其數足以正其度而音正矣
既稽之度數使百度得數而有常又制之禮義使
休齊運而順正其大足以合天地生氣之和而不
其微足以道人性五常之行而不悖則天
而成位乎其山矣矣夫至道之精全在

也地肅肅出乎天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者生氣
之和也樂有以合而同之宮動脾而和正信肅動肺
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
腎而和正智者五常之行也樂有以道而達之故天
地訢合陰陽相得區萌達羽翼奮胎生者不殯如生
者不殯合生氣之和之效也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
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道五常之行之效也
所謂樂通倫理如此而已然人之情性在禮為中和
在易為利正利正天德也中和人法也說天者莫辨
乎易說人者莫辨乎禮故其別者以一人作樂以應
天此言先王者自內言之為聖自外言之為王其實
一也
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

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

夫樂者音之所由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故喜
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哀心感者其聲雜以殺是陽易
失之散陰易失之密也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愛心
感者其聲和以柔是剛氣易失之怒柔氣易失之懼
也先王知樂之感人如此故合天地生氣之和道人
性五常之行使之陽氣宜散而不散陰氣宜密而不
密一適天地之和以暢之而已周語言氣無滯陰亦
無散陽是也剛氣宜怒而不怒柔氣宜懼而不懼一
適人性之和以暢之而已記言樂行而倫清血氣和
平是也周官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陰陽之聲
散聲散陰聲斂正聲緩波則陽而散斂則陰而密陽
而不至於散陰而不至於斂

如此則剛柔可知矣凡四暢交於一體之中而後
於一體之外則陰陽皆安其位而陽不奪陰而散陰
不奪陽而密剛柔皆安其位而柔不奪剛而懼剛不
奪柔而怒夫然則聲應相保而為和細大不踰而為
平而樂之道歸焉耳書以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為舜
樂之成詩以聲同音以籥不僭為周樂之美皆此
意歟記言言商角徵羽之音而曰五者皆亂迭相陵
謂之慢言則五者皆亂非所謂皆安其位迭相陵非
所謂不相奪是亦怨怒哀思之音而已豈識所謂治
世之言安以樂哉剛柔言氣而陰陽不言者陰陽氣
之大者也於氣言剛柔則陰陽舉矣陰陽之氣自得
之於天者言之剛柔之氣自得之於地者言之

禮記訓義

樂記

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

教不可陵節學不可躐等先王之於樂本之情性以爲情稽之度数以爲文制之禮義以爲節非獨以善吾身又將以教諸人也故始之以中和祗庸孝友之樂德中之以興道諷誦言語之樂語終之以二帝三王之樂舞始之以十三舞勺中之以成童舞象終之以二十舞大夏其立之樂等用其才之差而使習之如此抑又使之廣其節奏而不爲簡節之音省其文

采而不為繁文之樂則德之充實而端厚者故足繩
之使不淫矣周官小師掌六樂之節鍾師掌九夏之
奏節奏之辨也樂之止有節其作有奏兩者合而成
文則文采而已采為文之實文為采之華節奏文采
均聲之飾而已君子動其本然後治其飾治飾之道
欲始博而終約始博之節奏不可以不廣終約之文
采不可以不省廣節奏省文采以繩德厚則能使人
復性之靜而不逐物之動又何甯之欲滅天理之有
識推而行之通萬世而無弊矣律述此者也比輔
此者也樂之於天下其體固有小大其用固有終始
蓋難以一隅舉述之以小大之稱則大小相成而无
輕重之不等輔之以終始之序則終始相生而无先
後之不倫以此象乎事則事容有小大終始矣繩

德厚以為性象事行為行則越之聲音形之動靜
一遠一近而親疏之理存焉一上一下而貴賤之理
存焉一先一後而長幼之理存焉一內一外而男女
之理存焉能使是理莫不形見於樂豈不原於律小
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使之邪統而論之先王本之
清性則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夫陰陽剛柔皆
安其位而不相奪所以觀其和之深也稽之度数則
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而使之戒
謹所以觀其德之深也制之禮義則律小大之稱比
終始之序以象事行而使之可則所以觀其事之深
也使之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所以
觀其理之深也故曰樂觀其深矣乃若芒忽而無形
幽昏而無聲居於杳冥而已則又樂深之又深載道

而與之俱微妙玄通且將不可識況得而觀之乎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
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故其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
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
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

土非作乂則敝敝則草木為之不長水非適可則煩
煩則魚鼈為之不大氣非充盛則衰衰則生物為之不
遂世非平治則亂亂則禮慝而樂淫此天地自然
之理入道必至之患也蓋禮以順人情為善一有不
順是慝禮已樂以適中正為雅一有不適是淫樂已
禮慝不足以善物樂淫不足以化俗故其悲哀矣外
貌為之不莊其聲樂矣中心為之不安或慢易以簡
節反以化其節或流湎以忘其本廣則

緩而容姦以亂正狹則急數而思欲以害道如此則
感動條暢之順氣而殄滅和平之至德其何以動四
氣之和奮至德之光乎是以君子賤之也蓋同異相
濟為和高下一致為平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易
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國語曰物得其常曰樂
極樂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則
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是和之德
也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是
平之德也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非治世之樂
也亂世之音而已君子賤之不亦宜乎苟卿有云先
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修憲命審詩商禁
淫聲以時順脩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太師之事也
由是觀之禮慝而樂淫雖有司失職亦世亂所致而

已然則君子賤之其有意於復先王所貴者邪傳不云乎煩手淫声滔湮心耳君子賤之又曰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史記以條暢之氣為滌蕩之氣是

不知商人滌蕩其声所以為盛美之意也凡姦声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声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

声樂之象也其發而感人不能無姦正氣體之充也其出而應声不能無逆順蓋樂者大地之和正声之所止者也而姦声則乖此而已入者天地之委和順氣之所鍾者也而逆氣則反此而已然氣合於無象見於有相感而文生文之所定則象之所見也象之所見則樂之所形也易曰見之謂之象

也凡姦

則新樂之

順氣成象而和樂

今夫命有正有不正

人德有凶有吉然則

不亦感應自然之

之逆順亦異其所

淫樂興順氣成象而和

分矣凡此非特人為然

各以氣類相感動也古之人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律呂涼風忽

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

發榮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雪霜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

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終歲命官而摠四弦

逆氣成象而

可謂回邪曲直各歸其

說亦莫不

物有成理而

夾鍾 風徐回草木

夾鍾 風徐回草木

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涌以至瓠巴鼓琴而鳥舞魚
躍師曠奏角而雲行雨施鄒衍吹律而寒谷黍滋豈非萬物
之理各以類相動邪荀卿曰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
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
焉唱和有應善惡相象故君子謹其所去就也樂記本樂之
和淫言之繼之以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荀卿本世之治亂言之
繼之以善惡相象相為終始故也故君子於此可不謹所感
乎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
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
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天下之情以正聲感之則和以姦聲感之則蕩天下
之行以非類成之則惡以正類成之則善能反情以
和其志則好濫之音莫能淫燕女之音莫能溺其心
一於和而已能比類以成其行則必道制欲而不以
欲忘道其迹一於善而已君子之於樂智及之而其
志成於和仁能守之而其行歸於善則其德全矣德
全則性全而耳目聰明者性全故也性全則神全而
心術內通者神全故也性全矣雖有姦聲亂色必去
之而不留神全矣雖有淫樂慝禮必卻之而不接然
姦聲可以為淫樂而淫樂不止於姦聲亂色可以為
慝禮而慝禮不止於亂色姦聲亂色其入人也淺不
能累吾聰明於其外淫樂慝禮其入人也深不能蔽
吾心術於其內夫然則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

使夫耳徹爲明鼻徹爲顛口徹爲甘心徹爲知知徹
爲德而百體所由無逆而非順無邪而非正以行吾
義防淫泆而已尚何淫樂厲禮之有乎傳曰樂音君
子之所養義者此也若夫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則
天樂而已聖人之事也君子之由順正蓋又不足道
然則君子反情以和其志豈徒然哉以之成己則比
類以成其行以之成物則廣樂以成其教要之以反
爲文一也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
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

君子之於樂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本之情
性也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厲禮不接心術惰慢
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緒之度數也使耳目自辨以心

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制之禮義也本之情
以爲情稽之度數以爲文制之禮義以爲節則樂之
道備矣夫然後發以聲音而爲德音之音文以琴瑟
而爲德音之器動以干戚而爲武德之容飾以羽旄
而爲文德之容從以簫管而爲備成之樂則性術之
變盡矣此詩所以有簫管備舉之說歟以書推之曼
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爲堂上之樂下管鼗鼓至簫
韶九成爲堂下之樂則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堂上之
樂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堂下之樂也琴
瑟作於堂上象廟朝之治簫管作於堂下象萬物之
治則德自此顯足以奮至德之光氣自此調足以動
四氣之和夫然則可以贊化育而與天地參矣萬物
之理何微而不著乎呂氏春秋謂朱襄氏使士達作

五絃之琴以和陰陽以定羣生白虎通亦謂瑟有君
臣之節臣子之義然後四時和萬物生由一器推之
如此則備成之樂足以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
著萬物之理其勢然也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奏之
以人徽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四時迭起
萬物循生則又進乎此矣荀卿曰鳳凰于飛其翼若
干其聲若簫簫以比竹爲之其狀鳳翼其音鳳聲大
者二十三管小者十六管是簫雖有管而非管夏至
之音也管則合兩以致用象簫而非簫十二月之音
也周官之於簫管教之以小師播之以瞽矇吹之以
笙師則簫管異器而同用要皆堂下之樂而已燕禮
下管新宮記曰下管象以管爲堂下之樂則簫亦可
知也荀卿謂君子以鐘鼓道志以琴瑟樂心動以干

戚飾以羽旄從以聲管周頌謂鐘鼓皇皇馨磬筦將將
是皆合堂上下之樂而雜論之非分而序之故也



禮記訓義

樂記

是故清明象夫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

天職氣覆而清明氣之上達者也地職形載而廣大

形之旁礴者也運行乎天地之間一變一通而終則

有始者其四時乎一散一潤而周則復還者其風雨

乎樂之道本末具舉情文兼盡其聲清而不可溷明

而不可掩者仰有以象乎天也非特人聲而已其體

廣而不可極大而不可圍者俯有以象乎地也非特

鐘鼓而已六舞終於大武始於雲門八音終於革木

始於金石六律終於無射始於黃鐘六同終於夾鐘

始於大呂皆象乎四時也非特宮羽而已五聲六律

十二管還相為宮舞動其容以要鐘鼓俯會之節千
變萬化惟意所適皆象乎風雨也非特舞之一端而
已雖然用此象彼則異體而同用猶非其至也語其
至則樂行而倫清皎然而文明則清明與天為一矣
和正以廣其大必易則廣大與天地為一矣此終始
之序動四氣之和則終始與四時俱矣鼓之以雷霆
奮之以風雨則周還與風雨俱矣豈曰象之而已哉
若天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建之以太清燭之以日
月之明復居於窈冥而已則清明不足多也以物為
量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則復動於無方而已則廣大
不足多也四時迭起萬物循生其卒無尾其始無首
則終始不足多也一盛一衰一清一濁行流散徙所
常無窮則周還不足多也記之所言姑道所象之末

樂云爾蓋樂之有也

象猶易之有四象易

所以示人神大樂有

象所以示人明矣

精微易教

廣博

一物數音

其斯不亦

隨還有似於

此與此不同者各有

五色成文而不亂

樂之於天下寓一節奏為五聲者之文采為五

聲出於脾合

謂之商聲

而齒合吻

宮上其性貞

商金也其性

角不其性直而崇

通

肝

之徵聲出

五

成器

張有若羊之離羣者矣

微少也其性烈而善燭故主分育若豕之負駭者矣
羽八也其性潤而靈物故五音有甘肅之鳴野者矣
五聲之於樂江取諸身以之性遠取諸物以窮理如
是也印卷言為文木章不無以成文而不亂矣五色
成文而不亂則宮為君足人御一音為臣足以治民
足以興事敗為事足以成功羽為物足以致
戶夫外則各從其節不相凌犯而無滯滯之音矣聲
成文謂之五聲不位然也五聲上
陵犯而為怨不亦一音乎不言五聲而言
五色者豈一而一故也

八風從律而一

揚雄曰剛剛木
擬之八

節八音而行八風白虎通曰八風象八卦由此推之
八風象八卦者也其所以擬而遂之者八音所以節
而行之者八佾之舞而已蓋主朔易者坎也故其音
革其風廣莫為果菰者艮也故其音匏其風融震為
竹故其音竹其風明庶巽為木故其音木其風清明
兌為金故其音金其風閭闔乾為玉故其音石其風
不周瓦土器也故坤音瓦而風涼蠶火精也故離音
絲而風景是正北之風從黃鍾之律而黃鍾冬至之
氣也東北之風從大呂太簇之律而大呂太簇大寒
啓蟄之氣也正東之風從夾鍾之律而夾鍾春分之
氣也東南之風從姑洗仲呂之律而姑洗仲呂穀雨
小滿之氣也正南之風從蕤賓之律而蕤賓夏至之
氣也西南之風從林鍾夷則之律而林鍾夷則大暑

處暑之氣也正西之風從南呂之律而南呂秋分之氣也西北之風從無射應鍾之律而無射應鍾霜降小雪之氣也豈非傳所謂樂生於風之謂乎八方之風周於十二律如此則順氣應之和樂興而正聲格矣尚何茲聲之有乎傳曰律呂不易無茲事也如此而已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凡六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以是求之五色成文而不亂文之以五聲之和也八風從律而不茲播之以八音之諧也百度得數而有常節之以十二律之度也吳季札觀樂於魯而曰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五色成文而不亂五聲和之謂也八風從律而不茲八風平之謂也百度得數而有常節有度守有序之謂也昔人嘗謂顓帝始作樂風承雲之樂以效八風之音舜以夔為樂正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服此之謂歟且古人之制聲律蓋皆有循而體自然不可得而損益者也何則五聲在天為五星在地為五行在人為五常以五聲可益而在天為五星在地為五行五行之於地五常之於人亦可得而益之乎十有二律以應十有二月之氣以十二律可益而為六十律三百六十律然則十二月之於一歲亦可得而益之乎劉焯以京房為妄田琦以何妥為當可謂知理矣

百度得數而有常

凡物以三成聲以五立以三參五而八數成矣人以

八尺為尋物以八竅卯生故凡十二律之音皆隔八
生焉以生一則奇而為陽一生二則偶而為陰二生
三則參和而為中氣故日三成朏月三成時歲三成
閏祭以三飯為禮喪以三踊為節兵重三軍之制國
重三卿之治以三參物而九數成矣故十有二律之
寸而黃鍾稱是焉蓋天之中數五地之中數六五六
相合而生黃鍾黃鍾子之氣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
紀其數八十一大呂丑之氣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
枵其數七十六太簇寅之氣正月建焉而辰在姬
訾其數七十二夾鍾卯之氣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
其數六十八姑洗辰之氣三月建焉而辰在犬梁其
數六十四中呂巳之氣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其數
六十蕤賓午之氣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其數五十

七林鍾未之氣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其數五十四
夷則申之氣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其數五十一南
呂酉之氣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其數四十八無射
戌之氣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其數四十五應鍾亥
之氣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其數四十二是先王因
天地陰陽之氣辨十有二辰即十有二辰生十有二
律其長短有度其多寡有數而天下之度數出焉要
之皆黃鍾以本之也傳曰律所以立均出度揚雄曰
泠竹為管室灰為俛以揆百度百度既設濟民不誤
然則百度得數而有常豈不原於十二律邪說者以
百刻為百度何其誤也五音有變宮變徵之數琴絃
有少宮少商之調皆非先王制樂度數之常也抑其
變而已矣豈不流於鄭聲之淫乎

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

先王之作樂文之以五聲之和播之以八音之諧節之以十二律之度則聲音律呂發越於樂縣之間其體有小大不相廢而相成其用有終始不相戾而相生一倡一和一清一濁迭相為經而所常未始有窮也蓋音莫不有適而衷也者適也太清則志危以危聽清則耳聩極聩則不鑒不鑒則竭矣太濁則志下以下聽濁則耳不收不收則不搏不搏則怒矣皆非所謂適也一清一濁迭相為經要合清濁之衷而已安往而不適哉百度得數而有常有常之常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無常之常也為體無常以為用非知真常者孰能究此鄭氏謂蕤賓至應鍾為清黃鍾至中呂為濁蓋所謂迭相為經之意邪

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莊子曰不雜則清莫動則平樂行而倫清則八音諧諧無相奪倫其倫之固已清而無患矣確乎鄭律之音莫能入而雜之也以之行乎一身耳目聰明於其外血氣和平於其內則中國雖大若出乎一人矣以之行乎天下移風易俗於其始天下皆寧於其終則天下雖廣若出乎一家矣國語曰夫樂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其耳目聰明之謂乎傳曰樂者所以動蕩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心其血氣和平之謂乎昔王豹處淇而河西善謳絲駒處高唐而齊右善歌夫以一匹夫之歌且能感人深如此又況人君擅天下利勢而以先王之樂感人未有不移風易俗者矣太伯之於吳率以仁義化以道德而風俗移易

舉欣欣然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一國尚爾況天下乎
楚越以好勇之風成輕死之俗而有蹈水赴火之歌
鄭衛以好淫之風成輕蕩之俗而有桑間濮上之曲
姦聲尚爾沉和樂乎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信
矣荀卿言樂行而志清自人言之也此言樂行而倫
清自樂言之也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
欲則樂而不惑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率之則為道感物而動人之情
也徇之則為欲君子所樂樂得其性而已故言道小
人所樂樂得其情而已故言欲以道制欲是順性者
也故樂而不惑以欲忘道是犯性者也故惑而不樂
孔子聞韶知其樂至於三月不知肉味魏文聽古樂其

惑至於倦而欲寐則君子小人之情離矣齊景公欲
比先王之觀晏子告以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三之行
卒使之作君臣相悅之樂誠以君子之道事其君欲
其以道制欲而不以欲忘道也齊人夾谷之舉不亦
晏子罪人乎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
方可以觀德矣

經曰樂者情之不可變荀卿曰樂者和之不可變是
情為和之本和為情之用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則是
志以道寧而其仁足以成己廣樂以成其教則是以
樂教和而其智足以成物樂教行於上而民鄉方於
下則上所廣之教無非德教下所鄉之方莫不皆為
禮德豈不可以觀之哉古之諸侯必德盛教尊然

賁之以樂子貢之稱孔子知其德必始於聞樂亦
謂此傳曰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
亂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
安樂行而民鄉方其教有至於此可謂入人深化
矣蓋樂之於天下所以同民心出治道廣之足
教行之足以成政然則聲音之道庸詎不與政
邪樂行而論清鄭衛之音不可得而雜也樂行
鄉方天下之俗有可得而易也

樂記卷第十八終

樂記卷第十九

禮記訓義

樂記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得道之謂德則德固不足
盡性之全特性之端而已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
從兄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則樂固不足既德
之實特德之華而已以德為性之端則道其性之本
歟以樂為德之華則德其樂之實歟先王作樂以崇
德奏之於詩為德音詠之於歌為德音形之於舞為
德容故堯之大章舜之大韶禹之大夏湯之大濩豈
皆足以既德之實邪不過形容其英華而已由是觀
之明君務以德稱樂而日趨於治其本先立矣暴君

務以樂蕩德而日趨於亂其本先亡矣德本也樂末也知所本末可與論樂矣樂為德之華其不可去如此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聾莊子亦曰權亂六律鏗絕等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人始合其明矣非老莊與聖人異意也方其救末以復本其言不得不爾夏以榮華為功秋以毀折反根其意亦何異此莫非華也禮為道之華樂為德之華

金石絲竹樂之器也

樂出於虛寓於實出於虛則八音冥於道寓於實則八音麗於器器具而天地萬物之聲可得而考焉故凡物之盈於天地之間若堅若脆若勁若韌若實若虛若沉若浮皆得效其響焉故八物各音而同和也自高天氏作八闕之樂少昊氏效八風之調而八音

圖已大備後世雖有作者皆不能易茲八物矣金聲春容秋分之音也而莫尚於鍾石聲溫潤立冬之音也而莫尚於磬絲聲纖微夏至之音也而莫尚於琴瑟竹聲清越春分之音也而莫尚於管籥匏聲崇聚立春之音也而笙竽擊為土聲函胡立秋之音也而薰缶擊為革聲降大冬至之音也而鼗鼓擊為木聲無餘立夏之音也而柷敔擊為然金多失之重石多失之輕絲失之細竹失之高匏失之長土失之下革失之洪木失之短要之八者不相奪倫然後其樂和而無失也詎論八音多矣舉其始言之不過曰施之金不要其終言之不過曰匏竹在下兼始中終言之則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乃若論其詳舍周官太師之職何以哉蓋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不踰宮

細不踰羽細大之中則角而已莫重於金故尚羽莫
輕於瓦絲故尚宮輕於金重於瓦絲者石也故尚角
匏竹非有細大之從也故尚議草木非有清濁之變
也故一聲然金石則土類西疑之方也故與土同位
於西匏竹則木類東土之方也故與木同位於東絲
成於夏故琴瑟在南革成於冬故鼗鼓在北大師之
序八音以金石土為先革絲次之木匏竹為後者蓋
西者以秋時言之聲之方也虛者樂所自出聲之本
也故音始於西而成於東於西則金石先於土者以
陰逆推其所始故也於東則匏竹後於木者以陽順
序其所生故也革絲居南北之正先革而後絲者豈
亦先虛之意歟此言樂之器者知言所以道德者德
得器而後達故也

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
其心為志發言為詩詩也者言之合於法度而志至
為者也故詩之
歌歌也者志之
在聲不在志哀則
而容成者也故無
而已矣以詩言求
交言詩言其志也
故求歌之賦其聲
足之歸之無動其
鑿端折然後其聲
周旋訕訕然後其
降於庭而中節則
至矣盡矣不可以
有加矣其化豈

有不神其祥豈有不盡邪記曰歌之爲言也長言之
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均是歌也或長
其言或咏其聲以言心聲故也歌先之舞次之者樂
以無所因爲上有所待爲下故也古之教六詩者以
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以六德爲本故自樂器
推而上之及於德者性之端樂者德之華也以六律
爲音故自樂器推而下之及於歌咏其聲舞動其容
也由是觀之聖人非惡歌也惡其酣爾非惡舞也惡
其屢爾故酣歌常舞商書傲之屢舞躑躑周詩刺之
然則書美舜樂則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而不及舞文司樂亨周樂則奏律歌呂而舞六樂者
豈非備者德全而樂簡王者業大而樂備故邪湯雉
曰用之禮樂無事之備信乎

也類皆執羽大護而下武舞也類皆執干則大舞必
用小舞之儀小舞不必用大舞之章征誅揖遜之義
盡於此矣非窮神知化孰究之哉然則太司樂祀天
神祭地示有歌致天神地示則無歌小師大祭祀大
饗登歌小祭祀小樂事則不登歌也曰致天神地
示無歌猶大神之不裸也小祭祀小樂事不登歌猶
小祭祀之不興舞也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飾奏聲之飾也君
子動其本樂其象治其飾

容從聲生聲從志起志從心發昇知請興歌舞合而
為樂皆本於心焉蓋心者道之工宰反者道之動樂
以及為文體道之動者也故曰樂者心之動也人心
之動物使之然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形於聲則有

響於器而非器猶爲之象而已故曰聲樂之象也青
與赤謂之文五色備謂之采則文於采爲略采於文
爲備止樂謂之節作樂謂之奏則奏於樂爲始節於
樂爲終要皆非聲之質也聲之飾而已故曰文采節
奏聲之飾也君子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
然生矣動其本之謂也施於金石越之聲音樂其象
之謂也省其文采廣其節奏治其飾之謂也君子之
於樂以動其心爲本則樂其象者幹也治其飾者末
也以樂其聲爲象則動其本者道也治其飾者器也
幹則非本非末而本末待之而立道則非象非器而
象器待之而成然則君子豈不爲道之幹邪樂必先
奏而後節此先節後奏何也曰六經之道同歸而禮
樂之用爲急禮勝則離而以進爲文文成而禮以毋不

敬爲先樂勝則流而以反爲文故作樂以節先乎奏
節先乎奏與書先夏後擊同意荀卿論禮亦謂節奏
陵而文然以禮爲節則是以之爲奏則非矣

樂書卷第二十

孔記訓義

樂記

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而疾而不按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生民之道樂為大焉

凡兵以鼓進以金止大武之樂先鼓以警戒出而治兵也三步以見方武始而北出也再始以著往再成而滅商也復亂以飭歸入而振旅也奮疾不按太公之志也極幽而不隱周召之治也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志以道寧也備舉其道不私其欲以道制欲也凡此又舞動其容而已乃若詩發乎情則情見而義立

者武王仗義以平亂也歌陳乎德則樂終而德尊者
武王偃武以修文也義立則天下歸之以為于德尊
則天下宗之以為君君子履之莫不惡惡而好善小
人視之莫不懋功而聽過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由此
其本也然則生民之道有不以樂為大乎此六樂所
以均謂之大歟荀卿曰樂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子
非之則墨子之於道猶瞽之於白黑聾之於清濁之
楚而北求也斯言信矣孔子曰民之所由生禮為大
又曰所以治愛人禮為大由此觀之生民之道豈特
樂為大哉雖禮亦然故曰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可欲之謂善則商之事
非人所欲故有厭而不樂者矣然武王但樂其志不
厭其道豈私一己之欲而欲天下皆樂其志不

為心而已若韶則既盡美矣又盡善也雖其盛德蔑
以加於此孔子聞之於後世猶足樂而忘味獨樂而
不厭蓋有不足言者矣且先鼓以警戒非特行師為
視學亦如之故文王世子曰天子視學大昕鼓徵
所以敬眾也

者施也禮也者報也

示由天作禮以地制別而言之樂者天地之和禮者
一八地之序合而言之自其別言之樂由陽來天道也
由陰作地道也天覆萬物施其德以養之與而不
取故曰樂也者施也地載萬物因其材而長之與而
取之故曰禮也者報也詩於上帝祈而不報於社稷
則報之而已亦是意也自其合言之春夏散天地仁
氣而之乎施秋冬歛天地義氣而歸乎報施者天下

之至德報者天下之大利仁近於樂而主施義近於
禮而主報亦是意也雖然樂以施為主而不遺於報
故以之章德又所以反始也禮以報為主而不遺於
施故禮尚往來而務施報也故曰禮之報樂之反其
義一也樂施而禮報猶易所謂闢戶謂之乾闔戶謂
之坤也樂施而有報禮報而有施猶易所謂一闔一
闢謂之變也

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
先王因德以作樂緣情以制禮則德也者樂之所自
生情也者禮之所自始樂樂其所自生所以章德施
之道也禮反其所自始所以報情報之道也豈萬物
並作各歸其根之意歟離而言之則然合而言之
於反始而已樂主章德非無情也故曰樂也者情之

不可變者也禮主報情非無德也故曰禮樂皆得者
之有德此言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禮樂皆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禮弓言樂
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其不同何也曰物之在天
下乾始之坤生之春生之秋成之始之然後生生之
然後成自然之序也而禮樂如之禮器主乎禮故先
言禮也者反其所自生而以樂樂其所自成繼之樂
記主乎樂故先言樂樂其所自生而以禮反其所自
始繼之然則禮不言所自成樂不言所自始者蓋天
下之理粗而顯者聖人未嘗不欲微之以之神妙而
幽者聖人未嘗不欲闡之以之明禮也者微而之神
故推而上之有及於所自始樂也者闡而之明故推
而下之有至於所自成是禮由陰作陰則能生而已

成歲功者不與焉樂由陽來陽則主成歲功而生亦
得而兼之君統臣功之意也若夫檀弓之論禮樂主
太公五世反葬於周言之故變始而言本以人本乎
祖故也

樂書卷第二十終

樂書卷第二十

禮記訓義

樂記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

書曰大輅在賓階而禮器郊特牲曰大路繁纓一就
明堂位曰乘大路大路商路也孔子曰乘商之路則
商尚質其大路則木路而已周尚文其大路豈玉路
歟周馭玉路者謂之大馭則玉路爲木路明矣大輅
天子之車所以贈諸侯蓋商制非周制也雜記諸侯
之賜有乘黃大路則諸侯之大路蓋金路非玉路木
路也金路謂之大路猶熊侯謂之大侯也春秋傳稱
王賜晉文公以大路之服祝鮀言先王分魯衛晉以
大路王賜鄭子僑叔孫豹以大路杜氏以賜魯衛晉

之大路爲金路賜鄭子僑叔孫豹之大路爲革木二
路於義或然何以明之王路大路也以其於四路爲
大故也金路綴路也以其綴於玉路故也先路象路
也以其行道所先故也次路革路木路也以其次於
象路故也蓋周天子之路以玉爲大諸侯以金爲大
大夫以革木爲大其爲大同其所以爲大異矣大路
一就先路三就則次路容有五就七就者矣鄭氏釋
禮以七就爲誤是知書以次路兼革木二路之意
也史遷樂書易車爲輿是知車可以統輿輿不可
以兼車之意也世本云奚仲始造車考之易禮伏羲
畫卦寓大輿之象有虞氏之路有鸞車之制奚仲夏
之車正而已安得謂之始造乎
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

周官司常日月爲常交龍爲旂全羽爲旒析羽爲旌
別之則旂旂異制合之則旂亦可謂之旌爾雅曰素
錦綢杠纁帛纁素陞龍于纁練旒九飭以組維以纁
蓋揭旗以杠綢杠以錦正幅爲纁屬纁爲旒旒亦謂
之纁旒以纁則旒旒矣左傳謂旒旒是也升龍素則
降龍青矣曲禮謂左青龍是也青陽也仁之色也素
陰也義之色也陽上而降陰下而升交泰之道也君
德之用存焉商頌曰龍旂十乘則龍旂九旒所以象
火火而養信蓋商天子之旌非周制也周制則巾車
王乘王路建大常十有二旒以祀郊特牲曰旂十有
二旒龍章而設日月象天也日月爲常諸侯亦謂之
常行人公侯伯子男建常是也交龍爲旂天子之常
亦謂之旂觀禮天子載大旂是也同是常也天子謂

之大常同是旂也天子謂之大旂尊卑之等然也司馬法謂旗章夏以日月上明商以虎上威周以龍章上文不亦誤乎

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所以贈諸侯也

周官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公羊傳曰龜青純何休曰龜甲類也千歲之龜青類然則六龜之色蓋亦各視其類而已爾雅龜有十種寶龜居一焉禮器諸侯以龜為寶家不寶龜儀禮大夫士祭筮而已由是觀之寶龜則天子諸侯之禮也天子只有三寸諸侯八寸兩大夫不預焉此藏文仲居魯祭所以為僭

逸禮言大夫六寸未免為誤也蓋易有卦而象緣之衣有依而系緣之龜有甲而順緣之青入為黑北方之色也而智於是乎藏黑出為青東方之色也而仁於是乎顯青黑緣天子之寶龜為其能顯仁藏智也天子之贈諸侯以大輅龍旂寶龜為正牛羊之羣則從之而已凡以報其所施禮樂之道也以其有安民之德故報以天子之車以其有君民之德故報以天子之旌以其有守國之智故報以天子之龜以其有養民之道故報之以牛羊之羣車服以庸其意如此司馬迂易寶為葆亦好奇之過也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在天有性命之理在人有性命之情樂天道也必成之以人故曰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人道也必

成之以天故曰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經曰樂者
人情之所不免也禮也者理也其意如此對而言之
則然通而言之樂通倫理非特主乎情禮緣人情非
特主乎理變則革而不徇故易則化而不離形則變
之於易爲重易之於變爲輕樂重而禮輕故於樂言
變於禮言易莊周於命言不可變於性言不可易其
意亦由是也彼變禮易樂者何足以知此
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樂出於天地之和莫適而非同禮出於天地之別莫
適而非異樂之統同非求同於樂也因其自同本和
以統之而已禮之辨異非求異於禮也因其自異別
宜以辨之而已同有所統異有所辨而禮樂之說蓋
有所不能忘焉然禮樂法而不說亦不過管乎人情

者而已荀卿曰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聖人
矣蓋統之必有宗故言管乎聖人說之不過乎人情
故言管乎人情是人情者禮樂之管而聖人又人情
之管也記有言禮樂之事與道有言禮樂之情與文
有言禮樂之原與說者事不若道之妙文不若情之
深說不若原之遠也禮樂之說與少儀二游於說亮
氏爲鐘有說同意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

樂者音之所由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故本於
哀心感者其聲之變也噍以殺本於樂心感者其聲
之變也嘽以緩本於喜心感者其聲之變也發以散
本於怒心感者其聲之變也粗以厲至於敬心感者
其聲直以廉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要之皆非性也

感於物而後動則情而已此窮人心之本知聲音之
變所以為樂之情也易以窮神知化為德之盛則窮
本知變其樂情之至歟今夫禮樂之情同禮非無情
也其情不過合敬而已樂非無經也其經特倡和清
濁迭相為之而已此言窮本知變荀卿言窮本極變
者知言其始極言其終

樂書卷第二十一終

樂書卷第二十一

禮記訓義

樂記

著誠去偽禮之經也

誠者性之德偽者性之賊著誠則正人足以副其誠
去偽則邪人足以防其失君子之於禮有所竭情盡
謹致其敬而誠若非著誠歟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
教之中非去偽歟禮天之經也著誠去偽則全於天
真而不湛於人偽其於禮之經也何有書所謂天秩
有禮者此也孔子曰禮也者敬而已矣孟子陳善閉
邪謂之敬陳善所以著人之誠閉邪所以去人之偽
然則所謂敬者豈不為禮之經乎夫禮釋回增美質
領惡而全好與此同意荀卿謂生於聖人之偽是亦

不爲知隆禮者也極而論之豈惟禮去僞哉雖樂亦不可爲僞矣凡物有微著有去取言著誠則僞在所微矣言去僞則誠在所取矣

禮樂值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與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是故大人舉禮樂而天地將爲昭焉

天地先禮樂而形禮樂後天地而作故天地陰陽之情禮樂得以值而出之也蓋天地之道其明爲禮樂其幽爲神明其位爲上下其物爲精粗內之爲父子外之爲君臣先王原天地之序以制禮道天地之紀以作樂值天地之情於後而使幽者闡達神明之德於外而使顯者微神之在上而不可知也則降而下之在下而不可知也則興而上之夫然後陰陽交

而物體之精粗有所凝矣父子君臣而人倫之大節有所領矣凝與陰則凝形同義領與領天下國家同義今夫禮則有常而天地所常之情見於恒樂則有感而天地所感之情見於咸則值天地之情也夫宇宙然示人神矣而樂率之以從天夫地侗然示人明矣而禮居之以從地則達神明之德也六變而天神降八變而地示出皆可得而禮焉是樂也而禮與焉德產之致也精微而物體之精者凝焉德發揚詡萬物而物體之粗者凝焉是禮也而樂與焉則凝是精粗之體也禮則異數樂則異文而父子君臣之節莫不統是焉則領父子君臣之節也蓋聖人相天地以成能者也故制作禮樂而天地官矣大人配天地以成位者也故舉禮樂而天地將爲昭焉自

傾天地之情至領父子君臣之節則禮樂之所同自
天地訢合至外者不殞則樂之所獨在易咸恒萃皆
言天地萬物之情大壯止言天地之情與此同意太
史公以傾天地之情為順天地之誠非也
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
達羽翼奮角觶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
者不殞而外生者不殞則樂之道歸焉耳

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陰陽者萬物之男女也天地
訢合而化醇陰陽相得而化生其於煦嫗覆育萬物
也何有自物之無情者言之草木則未茂區萌則上
達自物之有情言之羽翼奮則凡排空而飛者舉矣
角觶生則凡撫實而走者舉矣蟄蟲昭蘇則鱗介之
物遂矣羽者嫗伏毛者孕鬻則羽毛之物蕃矣九竅

者三三無內敗之殞八竅者外生無外裂之殞則樂
之道歸矣矣蓋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
不化者能化化然則所謂樂之道豈非不生而生生
不化而化化者邪經曰樂者天地之和和故百物皆
化又曰大樂與天地同和和故百物不失則羽者嫗
伏毛者孕鬻百物皆化之意也胎生者不殞外生者
不殞百物不失之意也樂之於物如此則凡變而有
所致且得無是理哉昔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而萬
物至於循生則又進乎此矣此言天地訢合陰陽相
得先天地後陰陽上言陰陽相摩天地相蕩先陰陽
後天地者蓋天地體也陰陽用也自樂之出體致用
言之故先天地自樂之攝用歸體言之故先陰陽
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子

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邊豆以升登為禮一自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五聲詩故也而三示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變禮故後三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三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陽六為律而黃鍾其首也陰六為呂而大呂其首也古之作樂必奏律而歌言則黃鍾大呂合而和聲者也弦之以琴瑟歌之以雅頌堂上之樂也盾謂之二敏謂之揚武舞執焉堂下之樂也蓋樂之本在人心禮之本在人情一管乎人君而已故黃鍾大呂以為律弦歌以為聲干揚以為器則樂之末節而非其本者也故童子舞之童子習未故也鋪筵席司几筵之職也陳尊俎司尊彝為外陳之職也列邊豆且饗人臨

人之職也即是而以升降為禮則禮之末節而非其本者也故有司掌之司何未故也仲尼之告子張下以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為禮而以言而履之為禮不以行綴兆與羽籥作鍾鼓為樂而以行而樂之為樂君子力此二者以南而面立是以天下太平也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集陽之聲而教六詩焉則得正聲詩之意而南面而立者人君也辨乎聲詩之用此而面立者樂師而三樂師此而面立者與司盟之同而詔明神同也今夫言樂五而先於祭凶禮三而莫重於喪二多不詳者也一司宗廟之教繫焉主人主喪者也一司致饗之司繫焉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辨六號九祭之尸得禮則辨宗廟之禮後尸而相之者宗祝之職也一司審視習夏禮謂之夏祝習商

禮謂之商祝故士喪禮主人入即位商祝襲祭服祿
衣次繼之主人襲又位商祝掩瓊設幘目則辨喪禮
後主人而相之者商祝之職也蓋禮樂之於天下得
之斯為德行之斯為行能之斯為藝執之斯為事德
必有行而行不令德者有矣藝必兼事而事不令藝
者有矣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
數祝史之事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事也祭統
曰禘嘗之禮我大矣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由
是觀之禮樂之本在於君而其末繫於童子有司樂師
是禮樂之上下也宗廟之敬在於尸而致喪之
良也也君相尸主以接神者也特後之以辨
其事也
及行成而先事成而後也先王有制於天
下五

他哉不過上先下後不失本末之施而已莊周有之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其大致然也

樂書卷第二十三

禮記訓義

樂記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

樂之於天下中則和過則淫故黃帝之咸也堯之大章舜禹之韶夏商周之濩武其聲足樂而不流其文足論而不息此所謂中則和古樂之發也鄭之好濫宋之燕女衛之從教齊之教辟慢易以犯節流酒以忘本此所謂過則淫新樂之發也今夫中人以下可以語下亦可以語上以上語之則倦而不樂以下語之則樂而不倦故魏武之於徐無鬼聞詩書禮樂則

未嘗啓齒聞相狗馬則大說秦孝公之於商鞅聞帝
王之道未嘗概意聞霸道則前席是聽言則對誦言
如醉古之下流者皆然豈特魏文之於樂哉莊周曰
大聲不入俚耳折揚阜華則嗑然而笑豈是謂邪蓋
文侯之於古樂則在所外而唯恐卧於新樂則在所
內而不知倦此其間所以有彼此之辭也然則聽樂
必端冕何邪曰端取其端以正己也冕取其旒以接
物也諸侯玄端以祭則端冕諸侯之祭服也文侯以
祭服聽樂猶捨君以朝服道遠其好鄭衛之音不已
甚乎古者端衣或施於冠或施於冕冠禮冠者玄端
緇布冠既冠易曰玄冠玄端特牲禮主人冠冕玄內
則子事父母冠綏纓端鞞公西華曰示廟之事如會
禮端章甫以至正日改端委以入武官晏平仲端委以立

虎門端之施於冠者也荀子端衣玄裳纁而乘路大
戴禮武王端冕受冊書與此所謂端冕端之施於冕
者也要之皆非朝服而朝服則天子以素諸侯以緇
未聞以玄端也鄭氏釋儀禮謂玄端則朝服之衣易
其裳爾釋玉藻曰朝服玄端素裳不知奚據而云雜
記襲朝服一玄端一褌禮受朝服自西階受玄端自
堂然則玄端不得為朝服明矣

子夏對曰今天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
守拊鼓

古者舞列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旅之為義生於
師旅之旅其陳足以成列也其陳以成列則衆故也然
則所謂進旅退旅豈非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進退成
列邪正聲感人而和樂興焉姦聲感人而淫樂興焉其

樂和而不淫其聲正而不姦者以志意廣故也廣則容
姦狹則思欲以廣而後和正雖廣而不容姦矣進旅退
旅進退得齊焉和正以廣志意得廣焉抑又作之堂上
弦之以琴瑟作之堂下匏之以笙簧與堂上非特琴瑟也
又會守拊焉堂下非特笙簧也又會守鼓焉夫乘水者
付之泝作樂者付之拊聲之或擊或拊聲聲大小之
辨也拊之或搏或拊拊聲大小之辨也搏拊之搏有
父之用焉荀卿曰縣一鍾而尚拊大戴禮曰縣一磬
而尚拊則拊設於一鍾一磬之東其衆器之於教學
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非得不和荀卿曰鼓樂之
君則鼓以作樂其衆聲之君於蓋衆謂之會待謂之
守堂上之樂衆矣其所待以作者在拊堂下之樂衆
矣其所待以作者在鼓會守拊鼓則衆樂備舉矣

堂上則門內之治以我爲之父堂下則門外之治以
鼓爲之君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而樂實
有以合和之古樂之發脩身及家平均天下如此而
已與夫新樂之發俳優侏儒優雜子女不知父子者
豈不有間乎今天拊之爲器韋表糠裏狀則類鼓聲
則和柔倡而不和恭徒鏗鏘而已書傳謂以韋爲鼓
白虎通謂拊革而鞞是也其設則堂上書所謂搏拊
是也其用則先歌禮所謂登歌則令奏擊拊是也書
謂之搏拊明堂位謂之拊搏者以其或拊或搏莫適
先後故也

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審
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周官大司樂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

漢大武大夏而上文舞也大漢而下武舞也古之樂
舞始奏以文復亂以武維清奏象舞其文也武奏大
武其武也文先之武次之有安不忘危之意而揖遜
征誅之義盡矣豈非莊周所謂文武經綸邪治亂以
相之亂與武亂之亂同訊在 以雅之訊與三刺之訊
同然干羽之舞雜然並奏容有失行列而不治其疾
遠而不刺者矣是故治亂以相有文明以節之使之
和而不流也訊疾以雅有法度以正之使之奮而不
拔也荀卿之論舞以謂目不自見耳不自聞然而治
俯仰訕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以戛鐘
鼓俯會之節而靡有恃道者在相與雅而已書曰常
舞于宮無相以節之故也詩曰夔舞僛僛無雅以正
之故也樂終 此則樂終而德尊故明樂之君

子於是語以告之道古以明之而君子小人未有不
好善而聽過者矣文王世子曰大樂正敎舞干戚語
說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不過如此修身及家平
均天下而天下皆平矣然相之為器所以節文舞也
蓋生於春不相之相笙師掌教春是已昔梁玉築城
以小鼓為節而役者以杵和之蓋其遺制也鄭氏謂
相以節樂則是謂之為拊則非豈惑於方言以據為
相之說哉雅之為器所以正武舞也笙師掌教雅以
敎械樂是已賓出以雅欲其醉不失正也工舞以雅
欲其訊疾不失正也賓出以雅有械夏之樂則工舞
以雅其樂可知矣二鄭之論雅制類皆約漢法為言
疑其有所受之周官以興道諷誦言語為樂語此特
說語與道古者豈舉上下見中之意邪

今天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優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占此新樂之發也

荀卿曰鄭衛之音使人之心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莊然則新樂之異古其來尚矣形於動靜則進俯退俯其陳不足以成列也發於聲音則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其聲不足以合奏也豈非政散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之謂邪蓋古樂之發始奏以文復亂以武而不開及優侏儒也治亂以相訊疾以雅而不聞優雜子女也弦匏笙簧會守拊鼓而不聞不知父子也夫然後足以使長幼男女之理父子君臣之節皆形見於樂而有別矣其自不可以語且道古樂之正也子曰既發而語以成之也父子君臣長幼之節皆形於樂之發者此也若夫及優侏儒優雜子女不知父子及優長卿所為古無有也君子不道也不過知聲而不知音知舞而不知節禽獸之歸而已豈知夾谷之戲孔子所以請討齊人之饋孔子所以遂行於古樂言始奏以見終新樂言樂終以見始互發故也

禮記訓義

樂記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

古以德音謂之樂今以溺音為之則非樂也淫溺之
音而已是樂與音固相近而不同也文侯所問在樂
所好在音是知音而不知樂享樂庶之見爾非君子
之道也孔子之惡鄭聲之亂雅及顏淵問為邦而告之
以韶舞為可則鄭聲為可於其貴也樂賤邪音如此
是子夏所問則孔子也然則文侯聽古樂惟恐自聽
鄭衛之音而不知終必叩其兩端而竭焉以盡陳善
聞邪之道孰謂子夏不知尊天子之道而敬其君歟

孟子以齊三不能同樂於民故語之以六樂猶古所以引而進之也子夏以文侯好音而不知樂故對之以今樂異古所以抑而攻之也

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疫不勝而無妖祥此之謂六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先紀綱既正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夜昏時節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曰莫其德音其德音克明克明則百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音聞所及帝社施于孫子此之謂也

天地非四時不運民非五穀不養則四時者天地之使候也穀者民之司命也蓋天地以順動則四時不忒是天地順理然後四時各當其分也德者成和之

脩則民有德人之和也而五穀昌天地之和應之也如此災害不生而無疾疫禍亂之作而無妖祥合是數者無適而不當則三才之理得豈不謂之大當乎天下大當然後作為父子君臣之禮以為紀綱蓋人倫之至也與夫新樂之發獲雜子女不知父子以亂人之大倫者異矣荀卿曰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一家紀綱在父子天下綱紀在君臣內外相維而紀綱正則天下之動正夫一而大定矣在易既濟定也本於剛柔正而位當家人家道正也而終於天下定然則天下大當而禮可行天下大定而樂可作固其時夫然後正六律而使之和聲和五聲而使之協律弦之琴瑟歌之詩頌則中聲所止無非盛德之形容焉庸詎不為德音之樂邪周官大師掌教六詩以

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聲矇掌鼓琴瑟九德六
詩之歌以役大師此之謂也周之世世修德莫若文
王詩之形容文王之德莫若靈臺而靈臺所美又不
過虛業維祿貢鼓維鏞矇奏公而已然則文王之
樂豈不原於德音邪且王季以一諸侯之微卒能比
德文王而靡悔以王大邦受帝祉施孫子如此其盛
者猶其德音也魏文侯果能放溺而好德則古樂
之道是誠在我德成而上比雖文王亦我師也患不
聞邪存誠以剛致之爾由是知子夏之於君夫豈以
其不能而遂賊之邪蓋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者
禮也作爲鼓鼓控攝壘以爲德音者樂也識其文
者能述而明知其情者能作而聖均謂之聖人不亦
可乎今夫古樂之於六律固正矣而後世四清與焉

律之所以不正也五聲固和矣而後世二亦與焉聲
之所以不和也然四清之名起於鐘磬縣之二八之
文非古制也豈鄭氏傳會漢得石磬十六而妄爲之
說邪二變之名起於六十律旋宮之言非古制也豈
京房傳會左氏七音以奉五聲之說邪是不知左氏
所謂七音即八音也八音以土爲主是以金石絲竹
匏與革木皆待之而後和焉故虞書樂記國語之論
八音皆虛土音以爲之主猶之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而大衍虛其五之意也由是觀之樂之音有八雖謂
之七音可也孰謂合二變而七之乎前說詩言其志
歌咏其聲此說弦歌詩頌先後不同何也曰則則本
詩而爲歌故詩爲先與書詩言志歌求言同意此則
本所歌之詩言之故詩爲後與書詩言志歌求言同意

至於以韶爲莫比爲俾其亦傳聞之誤歟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
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
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
非用也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
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

夫樂者音之所由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故在
音爲樂在心爲志鄭音好濫而志從以淫宋音燕女
而志從以溺衛音趨數而志從以煩齊音敖辟而志
從以喬志淫則心蕩志煩則心亂志溺則心下志喬
則心高皆非中聲所止非所以爲德音之樂也蓋樂
所以放淫亦所以誨淫所以章德亦所以敗德故放
淫章德古樂之發也古樂之發肅肅乎其敬而制之

以禮雖離乎其和而制之以義如此則外不以淫色也
不害德舉而措之天下何事不行况用之祭祀而先
祖不是聽邪書謂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者
此也新樂之發反是其何以行之哉邾衛齊宋之樂
均出於溺音詳而論之鄭之音淫于宋衛之音淫于
齊故魏文侯問鄭衛而不及齊宋細而別之衛之淫
風流行又不若鄭國之盛故孔子之對顏淵與惡其
亂雅又略衛而語鄭也子夏言齊音之淫也害德本
衰出言之師乙謂齊音見利而遂本盛時言之

樂書卷第二十四終



